

榮陽外史集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三

明鄭真撰

書

投謝危叅政書

代舒知州公作

伏以廊廟疇庸誕著持衡之正鄉州委寄下容衣錦之華臨谷惟兢循牆莫避某竊以官司之守莫過里社之榮故買臣領郡符越人以為盛事相如握使節蜀老倡

為美談况我四明甲于兩浙慨念長汀之勝實當巨海
之衝百里江山不改承平之舊故家文獻猶存積廢之
餘宜得聰明特達之才以布愷悌仁和之政如某者賦
形朴野稟性踈愚簡帙披尋莫繼廣平之道學箕裘嗣
續恐顏忠愍之家聲曩為上國之游嘗困新豐之旅分
不自异誰為先容荷蒙知己之恩許以通家之契俾侍
坐于先生長者且見稱于王公大人韓子入光範之門
敢忘所學禰衡領孔融之薦切有元因遂由公府之陪

叨冒王家之寵綠緋衣被頒白歸來三徑故園問菊松
而無恙七城閫幕勞案牘以何功交遊謂之陳人出處
溺于流俗青山綠水甘為野處之歸紫綬金章忽拜宮
恩之錫兒童鼓舞父老驚誇雖鵲巢鳩居奈世途之孔
棘然鯤隨鵬化知洪造之難酬有感於中不知所措茲蓋
伏遇出逢熙運親遇聖知瞻城南尺五之天近玉階方
寸之地薦揚華要進式丞疑本文章禮樂之微當甲兵
錢穀之會事當其可知無不言仁義陳于前見敬王之

孟子謀猷順于外儼告后之君陳念人材之盛衰關世
教之隆替肆廣俱收並蓄之路允為中興復古之規有
臣三千益廣周武王之助除吏八百悉歸崔祐甫之公
善萬物之得時慮一夫之弗獲迺令微眇亦在甄陶某
敢不祇奉除書恪佩公論涖官臨政匪敢望于功名刻
骨銘心永不忘于恩賜

代上李知州書

伏以建學立祠誕著聖朝之治尊賢肇祀用昭賢守之

公俯鑒忱辭仰干聽覽伏念曾祖國子博士贈朝散大夫李元白長汀巨族故國名賢詩學得文靖舒公之正傳科名聯相國吳潛之甲榜蜚英上舍德業比乎陽城待對大廷文章同于賈馬屢掌教于列郡旋正席于監庠宰揆稱能士林觀德肅大昕之記注躬直道以論思萬字縱橫一心對越嘗論帝王之學必極聖賢之歸奏賑恤則惠及天下之民談禮樂則善淑四方之士聳宸心之顧聽華仕路之登躋天不憖遺人為出涕穹碑列

姓薦為後學瞻依邃宇定儀嘗列先賢祀典勢殊事變
俗薄風漓何後人懷偏見之私俾我祖絕顧歆之莫道
德功烈已數百年咳唾音容有如一曰惟在孝子慈孫
有不忘者惟先生長者庶幾動之恭惟某人經學淵源
仕流冠冕風雲步武早承臺閣之華雨露恩光薦賜京
華之寵兩承嘉命來戾吾州重樞府之推崇薦省垣之
敬信大揚文教丕闡王風民生推父母之心多士盡賓
師之敬徵故家之文獻宗明祀之蘋蘩尚論古人慨念

先世睠斯文之未喪庶公論之有歸伏望慰及明靈思
沾嗣續如有祭有享昭昭可達于馨香雖無聲無形永
永亦涵于陰隲

代上李知州書

伏以太守興邦斯文所係先賢崇祀明德惟馨言瞻俎
豆之華式見宮牆之美自天有造伏地知歸惟我四明
思皇多士淳熙慶厯偉道德之名儒嘉定端平挺元勲
之上宰高山仰止大禋是承百年如睹其儀刑後學庶

聞其丰采仰惟我祖久廢先祠歲月忽其若流音容恍
兮如在蘋蘩藟藻莫薦清芬犧牲粢盛孰陳肥潔惟大
君子篤于名哲而藐諸孤賴以申明言出聽從聲隨氣
應俾此百年之典見諸一旦之間喜極而悲感深以惕
恭惟某恩推錫類化洽承流臨祭祀奉人民風移俗易
昭文章明貴賤禮備物成尚徵文獻之傳丕正校庠之
典苾芬是享福履其綏某親睹縮茅誓言結草羹牆如
見既永安于神靈泉路有知亦豈忘于明賜心之所冀

言不能殫

代上闕僉樞書

伏以神兵大極上承日月之光屬吏門生下逐風雲之
便肅陳斐納冒犯威嚴某竊以人無全才士當有立毛
遂不自薦豈成趙公子之功駿茂若無言曷致晉大夫
之善予寔何者乃切慕之伏以某命竒窮逢辰蹇拙嘗
以斗升之計遂親案牘之勞荷蒙大君子之知俾儕諸
小人之列吹噓汲引左右周旋未遑結草之恩忽墜包

直之黨弓傷獸駭不虞奇禍之櫻網脫魚遊皆出更生
之賜安奉省垣之考再登帥閫之書諒造物之不容致
化工之倍費彈馮謹之缺豈不悲哉贈范叔之袍誰其
憐者心焉耿耿望其拳拳恭惟某文武全才山川間氣
十連動上公之敬九重結真主之知漕府登庸齋壇大
拜牙檣畫鷁上供天府之儲紫綬金龜薦拜玉廷之寵
貂蟬義冕鵷鷺趨班位參宥府之嚴禮重宸心之寄說
詩書敦禮樂雅尚非凡橐弓矢戢干戈太平可致有常

立武遐不作人桃李門牆散春風于筆下桑梓間里占
瑞采于雲間成始成終必恭必敬某數奇半世多幸二
天肅趨光範之塵願効王良之御泰山不辭土壤切冀
涵容浮屠終成合尖所期造就其諸悃悞罔既教陳

代貢危參政書

某等蟄處海隅蒙庇澤而被餘光者有年矣趙修撰代
祀南來蒙列名門下感佩不忘于心伏惟閣下以孔孟
之學任伊周之寄明天子在上贊襄輔弼使四海蒼生

咸有依賴某等敢為斯文賀某竊以政治之得失嘗以
人材為輕重得其人而任之則致治有不難者伏見荆
東道副都元帥裔出后族傳家孝讓其忠足以衛上仁
足以恤下廉足以律貪誠足以服衆從容乎詩書禮樂
之間留心乎愷悌仁厚之化至如錢穀甲兵特其餘事
耳邇者閩省平章公以叅知政事薦諮文到京伏惟閣
下任鈞軸之重寄衡鑒之公為明天子得人以致太平
如斯人者使之佐政薇省當專閩方面之寄必能有以贊

助政化勘定禍亂者矣夫一善可名君子不棄况其以
公輔之器巨濟之資為閣下素所知聞者哉某明人也
知公為深故敢聞于閣下固非謬言臆說以自取戾也
惟閣下留意焉

貢程憲副書

歲事將闌伏惟尊候起居萬福某等罪逆不夭禍及先
人伏蒙閣下辦香哀臨繼奉手書俾為求銘之地此豈
貌焉諸孤足以致之蓋閣下至誠惻怛之心出於自然

有以不後人之善如此銘心刻骨莫之敢忘九月間粗
畢葬事實雲庇所及也重念先人老于問學六十餘年
雖祿不及身而其文章縉紳固有稱道之者日夜以不
克紹承為懼過不自量輒欲寫成一帙上塵視司而以
餬口之計卒未及成謹先以諸公哀挽辭上進大小擬
招閣下已慨然許之矣更乞高文序諸篇端則先人之
死猶不死也再三有瀆罪在不貸默念先人受知門下
已再世矣臨終之言耿焉如在惟閣下有以動心焉干

冒威嚴不勝惶恐戰汗之至

通危相君書

某蟄居海濱無由通于名公卿之門伏惟相君謀謨廟
堂聖眷隆渥神相起居萬福某罪大逆重先人于至正
二十四年三月廿六日即世病革將屬纊語某等曰吾
平生不足齒錄于人獨雲林先見知我死幸吾友王叔
載述行狀求先生銘我墓先生嘗憐吾生必哀吾死幸
而獲請吾死不朽矣言訖而逝某等哭泣而識之奉哀